



二程子遺書纂下卷目錄

己巳冬所聞 條一

不知何人所記 條十六

劉元承手編 條十八

楊遵道錄 條二十一

周伯忱本 條一

附師說後 條五

伊川語錄 條六

二程子遺書纂

鮑若雨錄 條三

鄒德久本 條七

暢道潛本 條十九

謝世英本

傅大業本

不味何人所記

己巳冬所聞

一疏于散書纂下卷目錄



己巳冬所記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不知何人所記。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意思。若以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无切。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有一箇風以動之也。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

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

處。如樊遲於聖門。家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

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

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

逡巡。原註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

此條而稍緩。苟能過難而孟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

二程子遺書策

下卷

二

即聖而不可知。原註又曰謂聖之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誇天之

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偽也。必須

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

朱子信之。極保障子靜不至。此說

存艱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

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踐近語人

既能一作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

意。做鏡箴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

至。如于英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誠得則

事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好之必求。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

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劉元策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

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

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

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

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

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陳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

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

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

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

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關幽明微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為未仁。

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

處。當自理會得。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

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辟如身

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

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事猶理也。心是身之主。仁是心之理。不曰理而

曰事者。仁各向外。兼體用。故以事言也。欲其易曉。問者關

仁龜事言。故疑是心之用。程子又正之。謂就事見仁。則可。

一者也。偏言則一事。傳言則包四者。設但言心則專言之。仁也。中心包四端。猶身之有四體也。故言四體具於身。四端具於心。則可言四體身之用。四端心之用。則不可。惟其具之而已。或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辟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以心為穀種。以仁為陽氣。則失之遠矣。蓋未喻程子之意。而終以用處求仁也。然其以穀種喻心。則固已得之。但未明性情之分耳。苟知發處是情。其所以發處是性。性是仁。發處是惻隱。則情性之分明。而心在其中矣。此條剖析心性。情與仁。極為切精。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

明。一日久而。誠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莫學為思。如此則大。學之能慮。正言格物致知事。

曰。齊齋作聖。繞思便齊。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

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問張旭學草書。見樞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

截。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地。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信。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顛。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廣。知。怎。生。得。知。他。動。容。周。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備。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淡。淡。而。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

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  
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漢知而如此，且  
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  
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  
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  
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者，正心誠  
意而已矣。誠意即  
所以正其心也。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言欲誠意  
以正心者，

尤在格物以致其知也。物者事而已矣。自一身以及  
天下，無非事者。必窮至其一原之理而後謂之格也。窮理

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  
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言窮理之  
方如此。或問格物須物物

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曰：通若只格  
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

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言格物  
者或因

身以知天下，或因天下事物而返之身，無內外大小之殊，  
而一以窮至其理為主。至於積習既多，脫然貫通之候，則

身以知天下，或因天下事物而返之身，無內外大小之殊，  
而一以窮至其理為主。至於積習既多，脫然貫通之候，則

自身以至天下無所推而  
不道無所施而不利矣

洒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

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執道將第一等

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

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

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二 程子道書集 下卷

君者也。

問敬運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

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  
須參看朱子答簡。

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若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七

正便是勿助長。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間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  
此一條無

明。若能燭理。則如所懼者。安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  
窮理果哉。而其廉尤在持敬。

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  
得。無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  
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  
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  
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觀  
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九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  
志怠。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  
老而怯。少而麻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  
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  
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盖有一絲繫  
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  
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蘇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

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荅以但為心無主宰。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終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備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性情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

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夫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七

卒不免。譬如冠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較。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疑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沘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閒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善。及歸。拆唇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

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早。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早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樵得。後世

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原註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

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

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

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

有理。須是察。

此即發明上意見得。合內外之道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備可以免。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權

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

原註釋氏嘗言庵中生却見庵外草莫足野狐精

釋子猶不肯為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七

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着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

關西銘何如曰此機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

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程子於明道墓表既以之接孟氏之傳於橫渠，則曰：自孟子後，只有原道一篇，西銘則原道之宗祖也。又曰：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或疑程子所以尊濂溪者，反橫渠之不如，然其所以表章西銘而不及太極原者，浚柏存焉。朱子言之悉矣，其評論語次雖未開以孟氏以後之統緒之然，孔顏之樂，乃程子自言授受之要，非其實到仲尼顏子樂處，則豈能開端指示而使學者尋之哉。夫得孔顏之心而不傳孔孟之道，未之有也。濂溪之心得者浚，明道橫渠之友教者廣，亦猶顏子潛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備業於戰

二程子遺書墓

下卷

四

國之世，故推尊之論，各有攸當，未可執一以疑其二也。如後世多稱孔孟，然未聞有以是掩顏子者，推是可以論伊洛淵源之際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

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

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

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某

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

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柳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蟻。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忘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五

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咏以養其性情。聲者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

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在

之義。言不著於喜怒哀樂。而在其中間也。中道在事。或曰。此中字在心。字義雖同。而用不同者。有體用之分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原註思與喜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思而求之則思庸動思慮

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

無著模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不可因前問而言蓋曰呂氏亦有此說程子謂呂氏語

未有病蓋求之為言亦通稱爾如其意在存養即

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又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問者雖聞

意謂既無思慮則亦無所容其力矣故復以如何用功問

也若意謂未發之時信無著力處但平日不論動靜皆有

以涵養其心便是做未發工夫也自或曰有未發之中有

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因是得中

原註時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或曰程子言只一

中之類分別已發未發之中為言程子正之言喜怒哀樂已發但

可名和爾然所謂時中用中皆就事說則發而中節固是

中將以對未發之中而謂之和則於喜怒哀樂之義尤親切爾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  
何意白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季明因在中之義未明故復問其意程子  
位以不字易未字而便以為中蓋即無所曰中莫無形體  
倚著之謂然終不明言使深思而得之爾  
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白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  
也須有箇形象季明因程子言不發是中故疑中無形體所以名道然中和皆以人心之德言之則  
中雖無體而已有象矣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  
所謂未發時氣象是也  
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既言中有形象則  
故復以有無聞見為問然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在  
也以此按之則未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理自在明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知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  
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季明之意謂既以未發為中則  
程子言中之道貫於動靜何時而不中蓋維和六中曰固  
也未發之中乃時中之根本故程子因問只發此義  
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  
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  
樂已發之際觀之季明言固是動靜皆中然觀於未發  
未必有此氣象矣殊不知動靜時也靜時無着力處也無  
容觀處有着力之意有觀之心其分皆屬已發而非未  
發矣故觀中者觀之未發之前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  
不如觀之已發之際之為善

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慶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志生  
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胡至靜能見天地之心  
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  
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無物無字朱子以謂  
有字之誤也程子既正李昉求靜之失又見其下一觀字  
知其於動靜之界尚未甚明故還以靜時何如問之季明  
謂靜時固無物然自有知覺然則知覺者即其所用之以  
觀氣象者也程子言既有知覺則屬動而非靜矣如復卦  
一陽始生雖眠兆於中未發露於外畢竟不可謂之靜乃  
動之端也天地之心動乃可見中之氣象未發於何觀哉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家難釋氏多言定聖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人便言正且如物之好、頌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  
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  
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  
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  
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  
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  
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問者既問程子之言、故謂靜時氣象既須於動  
處觀之、則靜中功夫、莫亦須於動處求之、否、程子前既有  
存養於靜時之說矣、而於動上求靜之義、則未嘗及、故亟

然其說而以謂此段工夫家難也釋代所謂定却物者付  
求靜於靜也聖人所謂止因物付物者也求靜於動也付  
物則理得而心安却物者強遣而已物之善惡自在善之  
惡之之心自有存名為無累而所謂物者隱然凝滯於冥漠  
之中非真靜也良之為止者蓋天地生物理既完足各正  
性命則寂然不動而有以為發生之端故曰終萬物始萬  
物者莫盛乎艮人心應物能使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則六  
寂然不動而無偏倚留滯之憂欲其不靜得乎愚按程子  
嘗言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蓋動根於  
靜也此條所言則又靜根於動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  
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動靜相倚如環無端儒  
者傳心之妙盡於此矣朱子養觀說備言此意然朱子之  
意似以復艮兩卦分未破已發故其言曰方其未發必有  
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  
其已發隨事觀者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足之所以止其所  
也細詳程子答問之意其舉復卦為言正以復見天地心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之為動明既有知覺之非靜爾明靜時未有知覺則未發  
之中不可觀不可求爾明未發之中不可觀不可求則但  
當存涵養之意而於已發之際觀之求之爾故言復卦為  
靜極而動艮卦為動極而靜則可言復卦為靜中之動艮  
卦為動中之靜則於程子之言有蒙蔽之危矣就中庸言  
章論之養其未發之中正良之所以止其皆也蓋其方發  
之和正復之所以見其心也且所謂靜中有動者惺覺之  
體似與復一陽初動見心之意異矣所謂動中有靜者付  
物之妙似與艮上下不交止背之意異矣蓋惺覺又在見  
心之前止背又在付物之後艮靜復動其大分不可亂也  
以身子之精義而盡心於程氏之學宜非後或曰先生於  
學所啟更端姑識所疑以與同志討論爾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  
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數

能敬則自知此矣。或者問程子言中有形象，又言靜無知。  
之。程子答以靜而有物，則雖知覺未形，而義理渾具。端倪  
未露，而氣象全呈矣。前言平日涵養便是。至此乃指出敬  
也。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常患思慮不  
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  
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  
一。此係言敬，以主一言，本無動靜之義。因季明之  
問，故就思慮應事言之，亦所謂動上求靜之意。或曰：當  
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  
如祭祀前流蔽，明難鏡，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無事時，日須見，耳須聞。或因程子言靜非知覺，然雖無見  
乎前者，見與不見，程子言若是祭祀之時，或不聞見，爾若  
平日，豈有不聞見者？蓋聞見與視聽不同，未有心於視之  
聽之，雖聞見不，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雷否？曰  
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鏡說弗字，便不得  
也。問者更端言主敬之時，雖有見聞，莫不當而此，又失於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乎？惟非禮者，則勿。問雜說中以赤子  
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藍田呂氏指赤  
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曰：大  
人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問者所舉，即答呂氏一跋。

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統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  
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大人者其心無所不通所謂不  
失赤子之心云者取其不雜機械統一未離爾若夫鑑空  
衡平之體萬物畢照則非赤子所得同也○又按程子此  
兩條問答之義精矣其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此即中  
庸戒慎恐懼之意也特程子解道不可雜兩節原道為一  
意故其言曰人皆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  
為隱微不知理却甚顯也人有不善自謂莫知然天地之  
理甚著不可欺也是其并上下條通為一體獨工夫所  
養於未發之前者特因問而答於中庸本文無所附麗及  
至朱子然後以戒謹不覩恐懼不聞為存養之密而有以  
立天下之大本雖子思子程子復生不能易也其靜中懷  
覺之說難與程子無知覺之意說不同然即所謂有物之意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人心惟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難使  
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  
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限  
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益子曰盡其  
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  
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  
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濤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是也孟子言人性善而有不善者非才之罪乃弗思弗求以陷溺其心耳此本明者所以有蔽也雖荀

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荀揚以言性可謂不知性董韓庶幾近之要不如孟子言之真加也然則自漢以後老佛代興異端竊起其論儒而不醇者

又不知凡幾以其所由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皆以不明性而已矣

是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

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孟子言人之有不善非才之罪程子又以為有不善者才也其

說若初反而實相備且因是以知氣質之說既自孟子發之蓋所謂才者即氣稟也孟子未嘗不言氣稟但以爲不足

以惜人性之善使其有已而已千之功則自不至於情

提無算之域惟不能盡其才而以爲未嘗有才者多故謂

天之降才爾殊非才之罪哉蓋不歸咎於氣質也今游  
氣以充為性之用也丹云良能云者故謂孟子言性善謂人性也  
受天地之中五行之秀以生故其性獨善此便是萬氣而  
言非指天命醇粹人物同得之初也故曰異於禽獸與  
又曰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既謂之人則聖人與我同類  
者我與聖人非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故人類之中才  
質雖有高下不足以特吾性明矣故曰性善也程子兄弟  
別條之說似謂孟子言性皆指天命之初故不善讀者往  
往錯觀其意且其以孔子言相近為氣質孟子性善為極  
本窮原者亦後學之疑豈知相近之即所謂善乎夫禽  
獸與人絕遠而人與人則相近堯舜與塗人相近則性誠  
善矣豈必窮極本原論之哉如果窮極其本則萬物之一  
源既有血氣皆與元妄也何又曰異於幾希而遺之不遠  
是思王曰犬牛曰犬馬推而遠之惟恐相混焉惟此條以  
才為宗於氣乃用孟子才字而開氣質之說可謂源得其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心傳者而其曰自堯舜至途人一也即孟子所謂堯舜與  
人同耳二豈不知堯舜之異途人哉亦言其同類而相  
近耳既以相近為善則孔孟之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  
言性未嘗有異也其有顯顯矣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  
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  
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知道化  
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肖  
去學故移不得使有學時亦有可移之理孔子既曰性猶  
又曰惟上智下愚不移此聖人之言所以完全無弊也蓋  
子性於性習之論而所謂不移者略焉故韓子曰有三品  
而以孟子為遺其上下夫孟子韓之言而孔子之意始備  
此聖賢之分也然孟子豈不知有上下哉一則謂大聖大

遷之生也。不數。不可以品論。一則謂大聖非無用於學。而下愚惟自暴棄。則不移也。韓子曰。止焉者就學。而愈明。下焉者。與威而宜罪。知上焉之必就學。下焉之能暴棄。則雖不移者。亦其習之相遠。而性誠善矣。何尤於孟子哉。程子於大畜卦。亦發明益韓之意。至為精切。它日又言。越樹之類。有教皆可以變其惡。自茲性說定矣。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簡要約處。以此觀他書。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

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北宮黜之勇必行。蓋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黜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剛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言敬所以為集義之本。必有事焉。正謂有事於集義。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廿

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

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

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言義是心之德。因事而形。爾非存於

若以理在事而我中之則是義外之說矣。問敬義何別。曰

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

能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

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心存然後能順理。然不順理則無貴存。

也。此故義。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時事

夾持之道。或者終疑義之在事。故以內外一理申之。

上求合義也。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

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歸。此

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故心謂

須著眼。今說書言錯字。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

言語順理。今人墾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塞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其

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若

力。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徹服過宋。辭既見象之

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

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道門不入。非不知飢渴

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意數者之事。何故如此。

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原註。今且說聖人非

得不盡此。說未是。

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七

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贊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問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有所為。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邪。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艾

博奕小戲。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觀比注優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

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

宋。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

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

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九

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言

不盡言。言不盡意也。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顯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

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  
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  
理甚著不可欺也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繞不正便是無序無  
序便乖乖便不和

思曰濬慮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  
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泱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三

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

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堯非

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堯非

以為用鳩巢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

可謂全書殆論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豈

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照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服不

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  
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  
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擬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  
玄而不同。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  
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  
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  
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原註如

之必固與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將欲取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  
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

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變而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

一程子遺書纂

下卷

廿一

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竇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原註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

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輩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廿三

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修六禮。原註

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

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

可嘗如法。原註禮從室事從俗。有每月初必薦新。原註如大故。審義理者須當去。仲春薦

舍桃。四時祭用仲月。原註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之

外更有二祭。冬至祭始祖。原註厥初生代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

禘。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

爲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配於廟中正位事之。

原註每只一位。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

者夫婦同享也。故設二位。原註祖妣異位。一云二位常祭

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原註祖妣異位。一云二位常祭

止於高祖而下。原註自父而推至於旁親。有後者自為祭

無後者祭之別位。原註為妣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

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

生母配。原註如養。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忌日必

遷主出祭於正寢。原註今正寢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

二程子遺書纂

以獨享也。原註於正寢可家必有廟。原註古者庶人祭於

人無廟。可廟中異位。原註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

立影堂。原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其大略如此。且如

必有主。原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其大略如此。且如

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

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

享後方可。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

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

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始與鳥獸無異矣。

下卷

或問。今拜婦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原註專一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

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婦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執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

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

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却

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

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此狗彘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狗彘蒸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薰倍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

也

問士來仕而昏用命服。禮子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

其服。死古亦有是。原註士也。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

不是。嫂與叔且遠。姬姑與嫂何姬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

只為無屬。原註其夫屬於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

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

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世

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

者所以無服。原註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

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

死而已忽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衰戚之心自在。且

如鄰里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俞俞救之。况至親乎。

服者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

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原註從夫也。蓋與夫同義。凡楚而昆不可獨無

服。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

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遂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

### 二程子遺書纂

### 下卷

### 天

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終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

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三

也。

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無義理。無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勢狼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宥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大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

於簡四者。懷心之語。

又因有觀政

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致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

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

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

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

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

亦得。只是不濟事。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四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

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

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蓋乎所言便正

言性之本。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

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朴野。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

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

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為野。而自以當時為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鄧文序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譬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桓風。及後來遂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謝良佐與張緝說。其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望

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緝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然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歲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聖人。只為智多害之也。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肖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四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喪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今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孰有不是。敗者。

繼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靈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史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

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史云只為正對。

原註一作姨夫

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原註族子謂程

公孫故入

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誣。

孟子既知天。安用尤減。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

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

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教與不。

教。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

狠。先生曰。謂之全無。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益之。

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其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益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仗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留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史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韓王送沛

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  
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  
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  
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  
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  
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  
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望五

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  
為有這道理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  
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  
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  
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  
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辭自  
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

語讀子畏於匡為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  
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  
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  
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  
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  
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  
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  
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門皆攜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異

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

周伯悅本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  
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之  
經之事述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  
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儘有好處須如朱子之論方平

今觀公穀

附師說後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聖

雖禁妬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伊川語錄

空輿唐棣彥思編

棟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

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  
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  
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  
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一人不說問其  
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  
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  
卦原註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吳

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  
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獮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  
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尚最好先觀  
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  
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

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在人之性即所以為人之理在天之理即夫之所以為天之性也性

也理也一而不二故原其所自來則粹然至善而不雜至

當其寂而無感之先氣未用事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亦何不善之有惟發不中即然後有惡是善其本然惡又

其後至故曰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便如此又

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言

亦言性善但以忠孝仁義之類皆歸之舊緣習心而不以

為性所固有故其所謂善者亦愈於惡云爾也空諸緣

習至於無所謂善者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

然後為善之至也

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

二程子遺書纂下卷

須句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

死水聚成漚漚化為水此即佛與生死輪回之喻也問者

說對死 鮑若雨錄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 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 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 之與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濶。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馬。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正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兄。邢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五

人也。既而懼。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觀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辨德久本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禹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人思如湧泉發之愈新。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

二程子遺書卷

下卷

五

矣。易元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暢游道本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薰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執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此段自夜氣以下、以另為一節、然化且盡之所、害為夜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  
氣之所存、即上條復於未發之前之、意所謂擴充是、必有事焉也、  
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禮記除中庸大學雅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  
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名教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  
而不以為始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  
以度越諸子

二程子遺書纂

下卷

十一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  
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  
非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  
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  
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  
聖人固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

不以誠則學。雖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見插註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孫。孟孫死。不得其傳。至

二程子遺書集

下卷

五

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

朱公掇錄拾遺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

則神矣、然未有不誠而能至於樂者

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

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

情意不到處

二程子外書纂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朱公掇問學拾遺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用著以求卦、非謂有著而後畫卦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陳氏本拾遺

聖人天地之用也

與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

之氣象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

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

二程子外書纂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

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

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

萬物而已不勞焉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

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

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二程子外書纂

三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羅氏本拾遺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極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川伊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隔乎。

爾同。川伊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

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川伊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

者，則仁在中矣。道明

二程子外書纂

胡氏本拾遺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若此

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辨曰：顏子所

樂者何事。侏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

顏子矣。侏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

日始識伊川面。原註：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

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

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止，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

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

一、二事，恐門人惑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

學，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

侏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

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侏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

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

高極。

二、程子外書纂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

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

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

審也。游氏本拾遺。夫且不遠，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乎。引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天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

二程子外書纂

六

禮得之。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原釋祖只是一箇點。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

時次本拾遺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  
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  
觀天地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  
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  
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  
二程子外書纂

七

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  
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立宗必有奪宗法按宋伊川之子行之謂是伊川道今此  
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

可使從宗子以祭法亦足為後代法表也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

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原註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翰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二程子外書纂

八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皆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道身、夜開闢、延虎、食其宇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

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溫公、而

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曰、二蘇悵然而反、曰、麀糟、陂裏、叔

孫通也、自是時、時詭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

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

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慮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

二程子外書纂

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西室所謂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

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原註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奠之。  
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  
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勉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  
之曰東銘西銘。

傳聞雜記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二程子外書纂

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右見呂氏家塾記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  
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  
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子。

右見呂氏發明義理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相淳為汝州酒官、

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  
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獨除監司顯不  
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思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  
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  
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  
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  
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  
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

二程子外書纂

十一

此時范醇夫朱公樸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  
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  
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  
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  
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  
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辨以不同  
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備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二程子外書纂

十一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自有所至矣、先人敎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渡、伯溫鑿壁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

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六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有見邵氏聞見錄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怒。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怒。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間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

二程子外書纂

十一

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慕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原註一本  
作括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

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  
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  
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  
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  
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  
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關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關甚處曰  
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

二程子外書纂

丙

處便闕却

明道先生善言詩。佗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  
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  
用不臧。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  
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

真箇猶芻豢始得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詩逢箇甚底

吾曾應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

二程子外書纂

十五

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

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教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學者先學文辭，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

二程子外書纂

六

道先生教余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入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  
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  
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字厚却  
如此不熟

伊川與若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  
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

二程子外書筌

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

試無事以其說推算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

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

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

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

夫怎知其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

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

無偏繫如此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伯淳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右見上蔡語錄

明道云、必有闕非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

二程子外書纂

十六

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犬不愛、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顏常懷此四字。

右見龜山語錄

扶溝地旱，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

二程子外書纂

十九

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樂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穀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見庭聞藁錄

朱公獲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顯  
有此其憤悱如此

右見侯子雅言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  
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  
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  
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

二程子外書纂

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  
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  
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  
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  
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齋容貌而已  
請益是問敬之說於程  
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示以敬意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五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王子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過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巧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風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

二程子外書纂

三

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簾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過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若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橫渠皆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

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原註近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

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集判然無疑

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右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繫圍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二程子外書纂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右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益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右見震澤語錄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農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

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見晁詹事文集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

棟難底問

二程子外書纂

右見晁氏客語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開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馭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右見呂氏童蒙訓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為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二程子外書集

三

右呂氏雜志



朱子語類四纂